

回憶黃杰上將

酒邊慷慨說潭州

●張佛干（大學教授、中國文化大學董事）

一九九一年黃杰（達雲）九秩誕辰，予以文為壽，於黃杰的武功文治，舉其大要，對予親厚之德，並皆備述。當時黃杰已癱臥在床，名醫咸認難治，故予文最後小詩，「猶有白頭老賓客，酒邊慷慨說潭州。」中有愴懷之音。一九九五年元月黃杰逝世，欲為哀悼之文，覺已無可寫。中外雜誌編者，囑為撰稿，特就原稿重加修訂並贅以新製挽聯，一併送請中外雜誌刊登。聯云：

賞心多少事，歡娛之詞易工。遇公、友公、從公、振藻揚葩，揮灑靈源如不盡。

回首六十年，哀痛之情難表。知我、薦我、護我，感恩懷德，衰殘老淚已無多。

北平相識往來密切

一九三六年抗戰前二年，我奉派到北平，為了加強抗日宣傳，創辦了一份綜合性旬刊——《老實話》。經費來自國府軍委會北平軍分會政治訓練處，規定每期刊發華北軍隊，由於部隊愛讀要求，增加到五萬份，創刊號我多印二千份在北平市的東安市場銷售，

第二天很快就賣光了，又加印了五千份，以後一直內外銷共計柒萬伍仟份，那年頭辦雜誌，在南中國集中上海，在北中國集中北平，一般能銷兩千份就不容易了。我因此建立了廣泛的人際關係，平津的新聞界、各大學的教授學人，還有東北軍、其他雜牌部隊及下野的舊軍人，連北方的幫會也奉命加入，準備將來敵後遊擊。我不僅為政治訓練處工作，也為軍分會做公關，軍分會對外聯絡的事，很自然的找到我。因此，我很自然就認識了中央軍的兩位師長：第二師師長黃杰（字達雲），第二十五師師長關麟徵（字雨東）。

北方都是舊軍人世界，他們稱這兩師為中央軍，是派來抗日的軍隊，在古北口與南天門都有輝煌的戰績，極受北方人民的注目與歡迎，關麟徵是陝西大漢，治軍極嚴，部下有錯，先關三月，有「關三月」之稱。副師長杜聿明，謹慎細密，與關的粗線條作風相輔相成，杜聿明後來出任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位在關麟徵之上。黃杰的參謀長范

漢傑，是第一個保送留德的黃埔一期生，後任胡宗南的副手（副總司令、副長官），鄭洞國是黃杰的旅長，以後也迭膺要職獨當一面。可見這兩師的人才之盛。我因認識黃杰、關麟徵，也認識了杜聿明、范漢傑、鄭洞國而且都建立很好的友誼。我與黃杰往來最為密切，夏天常在北海泛舟，秋天到西山看紅葉，牡丹花開常在中山公園盤桓。他作願曲周郎，邀我同賞，也邀我同到南苑師部，整天都看操練。有時看他寫字，書學顏魯公，一定要日課做完才出遊。他喜好吟咏，我曾贈他一首七言古詩，只記得起首一句：「潭州豪士人中雄」。黃杰是湖南長沙人，潭州是長沙古名，後來他用「潭州豪士」刻一閒章（不常用的圖章）。

他溫文儒雅，善與人交，在北平交了許多好朋友。可惜時間不到兩年，因為塘沽協定中規定中央軍要全部撤退，竟連我編的小小「軍方刊物」也被指定停刊，於是我們先後離開北平。

海州作客氣氛融洽

北平軍分會政治訓練處處長曾擴情改調西安行營政治訓練處，他欣賞《老實話》，特撥經費要我在上海創辦另一份期刊《十日雜誌》。此時黃杰奉命戍守海州，並兼稅警總團總團長，轄六團，等於兩個師，兵員足額，裝備精良，他是黃埔一期生中帶兵之眾勝於胡宗南。

黃杰多次要我推薦一位機要秘書，我便介紹章鏡禮表兄，南京金陵大學畢業，英文好，中文也好，還可陪黃將軍作詩。黃杰要他馬上到差，並邀我到海州一遊。章鏡禮表兄也要我陪他同去。當我們乘隴海路車到達終點的海州，時已黃昏，表兄堅持先住旅館，明天再到總部。我知他的用心，他大我十歲，我母親因為他在南京讀大學，才放心幾歲的大孩子，怎麼會同一位抗日名將交上朋友，而且居然能介紹他當機要秘書？所以要先住旅館以免唐突。我也只好由他，進入旅館房內，我揭開土炕上的墊褥，下面臭蟲成羣結隊，我堅持不住，表兄也便由我。問路到總部，值日官派兵帶我到黃公館，黃杰大喜，便派副官叫一桌酒席，通知參謀長副官長等來作陪。我住黃公館，叫副官在總團部為章秘書安排一間住室。這一來章表兄心中一顆石頭才落了地。

第二天，早飯後，黃杰邀我同赴總部，先到大操場，部隊已經集合，我才想起今天

是例行的「總理紀念週」（後改為週會），我只好隨黃杰走到臺上，他一開口就介紹「一位從北平上海來的作家講話」，幸好我在北平上海常常對青年訓練單位講話，對這突如其來的「介紹」，我倒也處變不驚，就抗戰形勢與信心講了將近一小時。黃杰對他這種考驗人的方法與結果，似乎很滿意，而最為吃驚的是我的表兄，會後他私下問我，才知事先並未和我說好，毫無準備。這一來表兄對我這小表弟真的有了信心。

我告訴黃杰，再留一天就回上海。他說「衛老總（衛立煌當時是任蘇皖魯豫邊區剿匪總指揮），奉蔣介石委員長命視察海州國防工事，停留三天，這裏都是些小部下，無人同他並坐講話，氣氛僵硬，最好你幫我陪他。」於是我留下來。

如在前清，衛總指揮是欽差大臣，現在雖無過去儀式禮節，但威嚴猶在，我同衛立煌又是初識，黃杰介紹我是軍人喉舌，於是我就借題發揮，侃侃而言：「許多軍人為了自我宣傳，收買記者、收買報紙，也有許多無聊文人政客，趨附軍人，胡亂恭維，對帶兵的人產生誤導作用，自己以為了不起，而有逾越本份、超出能力的野心。國家有動亂的時候，自然是軍人最重要。我們現在最需要的軍人就是現代軍人，軍隊屬於國家，軍人只要把本身的事做好，功成之日，縱然擁有百萬大兵，也當解甲歸田，然後國家才可由亂而治。對個人而言，也一定望重當時，

名留後世。那時的衛總指揮、黃總團長都是現代軍人，非常佩服。」這一番話，使衛老總一改矜持之態，對我非常親切，三天之中，從早到晚，氣氛活潑融洽，黃杰大為滿意。

衛老總走後，黃杰又要我再多留一天，他說：「稅警總團六個團中，有兩位團長最為突出。四團團長孫立人，是美國文的大學武的軍校畢業的留學生，六團團長何紹周是軍政部長何應欽的侄子，請你給我做一點工作。」

留在海州的最後一天，我上午先到第六團，下午再到第四團，因為查知孫立人團長是我的小同鄉，不會怪我後去。我坐的是總團長的座車，海濱的大平原上，很遠就看到車子，大營門外的衛兵，立刻吹立正號，大操場上操練的官兵全體立正，兩位團長既驚且喜，海隅偏僻難有客，談笑甚歡，還分別擾了午晚兩餐。回來後，黃杰隨從參謀問我：「說了總團長那些好處？」我笑說：「那多沒趣味，天下那有這樣笨的說客！」

秦淮河畔文酒之歡

黃杰每到中央述職，都電約我到京，鮑魚季節我們常坐小車到鎮江吃鮑魚，鮑魚自海入江，遊到鎮江，其味最美。我介紹許多好友給他：詩人盧冀野（前）、潘冕工（伯鷹）、小說家張恨水、南京人報社長張友鸞、新民報副刊主總張慧劍、朝報副刊主編施

白蕪，秦淮河畔，乃多文酒之歡。我們也同遊江南名勝，西湖更多遊屐所經，我還保留一張黃杰爲我拍攝的照片，放大後還戲題「待儂」二字，因我未婚也。

抗戰開始，我們在武漢相逢。他因河南歸德之役，臨時撥歸他指揮的一六八師，未奉命令擅自撤退，影響戰局。蔣介石委員長下令撤職查辦，並令向軍法總監部報到。他即到武昌向何成濬總監請求入獄，何總監說：「我只奉令查辦，先要查明，有罪判刑才能入獄，一六八師擅自撤退，你既未下令，自無責任，可將戰鬥詳報送來。」黃杰仍堅請入獄待罪，何總監乃命暫住書記官室，我每天從早到晚都去相陪。時值盛夏（陰曆六月），書記官室與牢房緊鄰，兩院寬大相連，有老樹數株，濃蔭蔽日，甚爲涼爽，黃杰每日多購西瓜，分贈諸鄰，皆大歡喜。他待罪約半個月，查明無責，委員長召見，給予新職，他辭二十七軍軍長職，願就成都中央軍校教育處長。後來黃杰常謂我是陪他坐牢的朋友。

介赴西北厚意可感

我任政治部設計委員，隨政治部到重慶，約在二十八年春天，因黃杰電邀到成都，告我已向胡宗南力薦，胡前日曾來成都醫牙，故邀我來，惜胡因公急返西安，不久即將來此，留我稍後。我知黃胡二人感情最好，如兄如弟，當時胡的聲望方隆，嚮慕追隨

者衆，我亦未託黃杰，厚意更可感。我住他家，他的尊人因避空襲住在鄉下，每逢周末假日我陪黃杰省親，早去晚回。我在成都住了四個多月，胡宗南又來了，行動機密，只與黃杰一人聯繫，事前已約醫生，一到就拔牙，第二天晚上黃杰陪我晉見，他說胡宗南只要看看人，病中不必談問題。當晚黃杰誇說我最會說笑話。我只好遵命，胡宗南笑得喘不過氣來，一手摀住剛拔過牙的嘴，一手拍打黃杰。隔一天胡宗南又急忙回西安，臨行告訴黃杰，要我馬上到西安去。我先回重慶，摒擋妥當，到西安的第二天正是陽曆新年。

我到西安不久，即寫一長函呈胡宗南，說到我對黃杰推薦的感激，並分析黃杰的心情及對他最好的安排。隔了幾天，西北兵站司令周士冕（黃埔一期極獲胡信任），特來看我說：「我方從東倉門（胡宗南住處）來，胡宗南指著桌上你給他的信，大加讚嘆，我看了也很感動，也希望有這樣一個好朋友。」後來胡宗南也幾次跟我談到他對黃杰的關切。（我也自覺這封信的感情真摯，辭意委婉，可惜未留底稿。）

我這一生所受影響最大的兩個人，一是胡宗南，一是孫立人。追隨胡宗南是在抗戰期中，胡善於磨人，我滿頭密密的黑髮都磨光了。追隨孫立人是在抗戰勝利以後，由於海州的初識，才有重慶的再遇，才有臺灣的追隨，從四十年起影響了我的大半生。也可

以說黃杰影響了我一生。

台灣相見親厚如常

我在一九四九年即來臺灣，黃杰繼由越南率三萬八千反共義士來臺。我去看他，相見擁抱。不久他擔任陸軍總司令，前任是孫立人，我曾擔任陸總的政治訓練處長，總司令部各單位首長都是熟人，新任對人事例有更動，可能由於特殊指示，更動愈多。因此我怕黃杰要我回陸總部任職，不敢去看他，以免被更動者怪我不從中維護，甚至從中破壞。我曾向黃杰表白：「您不能讓您的朋友，被人看作小人！」這種不來往的情形一直維持了三四年之久。

我在臺北住的房子，是我在臺灣省政府參議任內撥給我的宿舍，是自公路局借的。因爲我的參議被裁，公路局便要我搬家，並訴請法院執行。我首先求援的是執政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郭驥（外川），他與陳誠關係最深，我認爲當可無事，不料法院又通知限期遷讓，我查知原來是公路局的主任秘書將退休，必先取得此屋。上面的關照只到局長，主任秘書仍舊指使律師催案。因爲中央黨部秘書長唐縱曾要我介紹與孫立人見面，常常供給各方對孫的批評。幾次請我到他家吃飯。如果他能幫忙在公路局黨工人員安排一個名義，大小不拘，我就有權續住局有宿舍。我到唐府，說明之後，不料他的答覆只是一句：「那你要公路局簽報上來。」態度冷

漠之極，有人說他的態度一向如此，但是話不能那樣說，我如在公路局有辦法，還來求他嗎？於是我立即站起，說聲「謝謝」，告辭而出。歸途經過王新衡宅，心想他們是安全系統的同行，向他發牢騷。新衡說：「你怎不早來找我？公路局及高雄港務局等單位招待蔣經國參觀，他們給經國預備的房間，經國都讓給我，他們看經國對我那麼客氣，十分驚訝。我的話，公路局長一定聽。」第二天是胡宗南逝世週年祭，在善導寺誦經，新衡邀我同住，一到就遇見公路局局長林則彬，新衡立刻給我介紹：「這是我最好的朋友張佛千。」

林局長連忙說：「久仰大名，知道知道。」新衡說：「他住你們的房子……」林局長搶著說：「照住照住！」新衡笑對我說：「這下沒有問題了吧！」但，過了幾天我又接到法院傳票。

我走投無路，最後不能不去看擔任臺灣省主席不久的黃杰。因為房子是省政府向公路局借用，只有省政府出面才能解決問題。

並不怪我長久不去看他，相見親厚如常，我進入主席辦公室第一句話是「這間房子很漂亮」，他笑說：「只少一樣。」我訝問，他說：「少了一個人，你。」我即細述房子的事，他立即請來隔壁辦公的主席辦公室主任王履常，行文公路局續借。履常旋又見告：「主席想到給你一個最好的名義是經動會（原名長達十餘字）委員，規定省府委員

兼委員。主席兼主任委員，另有兩位專任委員，一是實際負責的副主委，一是搞洋文的。現在加你，主席說不能再加了。」過了幾天公路局回文，仍然請求返還宿舍。主任秘書之權力大矣哉，不過他在退休之前，必須住進公家宿舍，情理上可以諒解。我還要感謝他，失去公路局借用的十八個榻榻米的小房子，換來省府花園獨院的大房子。後來我同林則彬成為好朋友，他真是一位正人君子，大好人，談起從前房子的事，相與一笑。

假日辦公讀書秘書

我每週五到臺中，黃杰等我吃晚飯，週五晚間各廳處長都到臺北，辦公室王主任也要到臺北辦事。當時新聞報導，週末的中興新村成為空城，所以蔣介石總統常常有電話來，主席不敢離開，週六週日我只陪他，他常常利用假日上午突擊附近縣市政府及公營事業，臨時通知各單位主管人員備詢。我發現他對省政問題了解深刻，發問與指示都洞中肯綮，他能說出許多數目字，令主管人員驚訝。據履常相告，黃杰在就職之初，曾下過工夫惡補，對省政作全盤而徹底的了解。就我所知，過去大陸的省主席，大都忙著應付人事以固位，安定地方即是政績，有幾人能紓解民生疾苦，注重開發建設？至於獨立半獨立的省分，則是搜刮民財，養兵自重，那更不用說了。我想，遷臺以後最大的進步便是省政，文人主席如謝東閔之久領議壇，

如林洋港如邱創煥之從基層做起，對省政自是內行。軍人主席如陳誠如周至柔如黃杰及繼任之陳大慶，除陳誠在抗戰中曾兼領鄂省主席稍有經驗外，餘則都是由十足外行變成十足內行。尤其是我親見親聞黃杰的種種，他對省政問題從大到小，事事詳細研究，樣樣深刻了解，使我深為佩服。

週六週日的下午通常都不出去，午睡之後，咖啡香裡，黃杰要我講解《資治通鑑》。此書過去為讀書人尤其是做官的人所必讀之書，我斟酌需要，選擇重點，並加發揮；黃杰每有見解，必甚深刻，使我深感凡人生閱歷與工作經驗愈豐富者，理解力愈強，讀此書的效果必愈大。我曾舉書中一例為證，五胡十六國之亂，後趙石勒，擁有十州之地，在十六國中最強，在帝位十五年，史家記其名言：「丈夫尚磊磊落落，不能如曹孟德（操）、司馬仲達（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石勒不識字，命人讀《漢書》，至劉邦的參謀酈食其建議助六國復國共抗項羽。石勒說：「此法當失天下！」至張良阻止此議，石勒又說：「賴有此耳。」按：張良奉命出差力歸，劉邦正進早餐，即告以酈食其之計，張良即借劉邦食畢之箸，在桌上畫天下形勢，（「借箸代籌」之典本此。）陳此計人不可行，前六不可論古今異勢。第七不可是天下才智之士皆來追隨以求功名，今復六國，必各歸共主，「陛下與誰取天下乎？」第八不可是六國既立，必有人煽

惑，紛求獨立，便成敵人。如張良的分析現在漢與楚爭一敵一，雖常挫敗，但項羽有最好的謀士（范增）不能用，一勇夫耳，不足懼，勝之即統一天下。今立六國，雖可以七敵一，但勝項羽後，又將以一敵六，豈非自找更大的麻煩。劉邦聽了張良的話，乃大罵酈食其「幾誤乃公事」，亟命燬已鑄之印。此例可見石勒判斷力之高之快。凡有智慧、有經驗，能當大事者，讀此例最能增加讀此書的興趣與信心。有一天，時任農復會主任委員的沈宗瀚對我說：「黃主席告我，你爲他講《資治通鑑》，得益不少，他說你是他的老師。」我說：「現代的政治或大企業的忙人，有讀報秘書，也有讀書秘書，我只是讀書的秘書而已。」

草擬文告連看三遍

黃杰有一次與美國請來的林業顧問談話，要我發揮爲文，給我的要點十分簡單，必須另找材料，除了閱讀有關林業的書籍以外，更找來日治時代的檔案，了解林業政策及林政措施。看了兩百萬字的資料，第一步先就需要的資料抄筆記。第二步將筆記整理分類並分大題小題，使成系統。第三步初成粗略草稿。第四步再檢查各書及檔案，補充材料，以免遺漏，更求周延，重新調整全篇結構。第五步因爲全文都是諸家的理論及檔案紀錄，文體及語意各異，乃盡棄舊稿，全部用自己的語言重新寫過。第六步因爲尚未徹

底消化，行文不夠流暢，於是又棄舊稿，重寫新稿。我於每晚八時工作到翌晨八時，一連十晚，大功告成，以打字清稿，先請王主任履常過目，他譽爲大出意外，但恐文太長主席不易有時間看。乃於主席睡前置其公事包內，以備明日帶到辦公室看。第二天早起，黃杰怪我害他，昨夜睡在床上，一口氣看了三遍，到很晚才睡，並交代要發表。我認爲應該先交主管廳研究，履常印送給農林廳張憲秋廳長，他很快電話履常，讚美之極，請介紹作者相見。他是翁文灝的女婿，是四大名婿之一，我久已仰慕，即去看他，他首先問我在那一國留學？答以未曾出國，又問在國內那一個農林機構服務？答以亦無。他大爲訝異，打開手持的打字稿，幾於行行都密密加圈，並說：「寫得太好了，我也寫不出來。」又主張應該先邀請專家學者座談，以示隆重。黃杰主席在臺北市臺灣銀行有辦公室，於是就在該行大廳舉行茶會，各大學的農林院系的教授及林業機關的首長專家，全部請到，由張廳長提調：「先請我的老師農復會沈主任委員講話。」這位農業泰斗，一手拿著打字稿（事前都以打字稿寄贈每一位客人），從頭到尾一句一句的念下去，一面念一面讚美。然後是各學者專家發言，有好幾位都說這是有史以來最具專門性學術的文章。最後黃杰主席致詞，突然說：「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本府經動會委員某某某，現在請他講幾句話。」在幕後的不應推出幕前，大

家都在鼓掌，我只好站起來說：「這篇文章的主旨要點，是根據主席巡視研究後的指示，學理方面則是抄自諸位學者專家的大著，我只是一個執筆者而已。」只見沈宗瀚主任委員從首席一直走到末席，舉杯向我說：「你真是會說話，剛才幾句話說得真好。」

後來黃杰告我：「沈海老（宗瀚字海樑）常常問你，你可多去看他。」我每次到農復會，必留久坐。他告我：「在美國，專家寫的文章，普通人看不懂。一定要請非專家而文字好的人重寫，是你看到的最好的高手。」

詞聯表意無限感懷

黃杰喜歡我的詩詞與對聯，因而多相贈之作。這裏只抄兩首祝壽的詞，一是（人月圓），組織節奏很美。

風雲萬里皆年少，處處喜相逢；當時親見，美人如玉，名將如龍。今朝上壽，羊裘安雅，象服雍容；九如宜頌，桃觴酒綠，蓬島梅紅。

此稿初成，適詩人周棄子來舍，見之大讚，謂「雖小令，一篇大文章所寫要點不過如此，生日的時與地也都有了，起句氣極壯，包含了多少事。」我以稿呈黃杰，並述周棄子之言，黃杰夫人夢遼女士一笑說：「我要改一個字！」黃杰同我都一驚，她徐曰：「玉字應改爲卿字。」黃杰笑說：美人如玉是指你，祝我們雙壽呀。」夫人說：「當時

你有多少女朋友，美人如鯽不是更寫實嗎？「她是根據「渡江名士多如鯽」的典故，可謂雅謔，夫人來歸黃杰，只是小學畢業，後相隨到北平入女中只讀一年即南下，以後請名師教讀時間亦短。她用功自修，無事便一卷在手，常看書到深夜。又一首小詞是（玉蝴蝶）：

早梅放，愛日妍；一陽春信傳，海屋正
籌添，無疆祝萬年。

華堂宴，新聲獻；民頌使君賢，朝尊太
尉專，功名文武全。

這是在黃杰自省主席調升國防部長以後，「大尉」指此。「新聲」指詞，此詞的組織節奏也極美。除第一句外，句句押韻。我笑向夢遼夫人請她再加以改正。她笑說：「豈敢豈敢！」黃杰謂我善製聯，應製一最好的給他。靈感忽來，喜成此聯：

史家大書，城外孤軍，勇張漢幟。
詩仙好語，天下談士，願識荊州。

詩人也是駢文大家的成惕軒，喜而作小跋：「達雲先生銜閣敦詩，柳營經武，據鞍矍鑠，同馬新息之雄姿；緩帶雍容，具羊荊州之豐采。譽蜚寰宇，功在國家，其所以妃旂常、銘鐘鼎者，蓋未易一二數也。佛干教授賁貽先生聯，獨於處帳勛名之外，寫孤軍鬪雪之貞；且本龍門聲價之言，寄多士望風之慕；可謂別抽妙緒，弗落恆豁者矣。澄波不滓，宛瞻叔度之清漂；好句如珠，宜入

藝林之叢話。

我製聯，成惕軒作跋，書家謝宗安以隸寫聯，書家王愷和以楷寫跋，四人合作，黃杰大喜。

黃又謂我製嵌名聯，遍佈中外，「何可缺我！」

我作的嵌名聯，常請書法名家的朋友合作，一次我請彭鴻寫聯，他正為黃杰製祝壽聯，做了好幾付，我覺「達德」很好，隨口而出：「達德智仁勇。」靈感來得快，馬上有了下聯：「雲衢龍鳳麟。」我將此聯告黃杰，他要我另做一付，要嵌「二達二雲。」於是我再製一聯：

「達」德備三，文通武「達」。

「雲」彩呈五，景星慶「雲」。

黃杰晚年，忽得奇疾，下肢完全失去知覺，既非中風，病前又毫無異象。體氣素健，每天打太極拳，五十年不輟。不知何由致病。三總的名醫，精心會診，此病中外罕見，美國曾有一例，一旦忽然而愈。今但願天相吉人，也能一旦霍然而起！黃杰病後，我曾有小詩，錄之請中外雜誌讀者指教。

將軍文彩自風流，

病臥高樓又幾秋，

猶有白頭老賓客，

酒邊慷慨說潭州。

小標題為編者所加。因排印時間匆促，未及送請作者核校，如有錯誤，容再更正。

歸鄉驚客夢

孫樹模著 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

本書係名作家孫樹模先生憶說世事滄桑道盡歸鄉感遇情節的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有：古月今城兩面觀、廢園舊事知多少、四載逍遙憾事多、人生長恨水長東、金色年代、大學中的人情味、漫談國文試題、家教何價、門高與不夜、開學期中話選系、落榜、讀書之樂樂何如、羅漢與仙女、綠川細語、看電影、感情的債、雨珠、談總管、午餐問題、鞠躬盡粹話廷榴、活彌勒——江老、碧海青天菩提心、一簾幽夢在人間、夢斷天涯、美國斐城風光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並附精美彩色圖片二十餘幀，是大專在學同學的優良課外讀物，是年長者的「回想錄」，歡迎購閱。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